

# 族群認同的母語文化：以《妥拉》讀經為分析

范俊銘<sup>1</sup>、林昭君<sup>2</sup>

## 摘要

族群認同是個體對於族群的歸屬感，透過語言、族群、文化、歷史等因素，建構出認同的標誌，由此族群所屬的身分，構建出對於族群所產生的一體感；語言復興是透過多樣的政策、運動等，實現瀕危語言的復興，尤其以母語的狀況最甚，發展母語的記憶運動，作為主觀性認同的歸屬界定。

本文以「族群認同的母語文化」作為主題，分析希伯來語、臺語等語言復興的運動，在全球化時代的衝擊之下，希伯來語藉由《妥拉》讀經的推行，不僅僅是在以色列國實施，依舊在各國的猶太語區域施行；以希伯來語恢復到以色列人的日常用語，作為語言復興的成功案例。

王育德博士推動的臺語文字、臺語文化等運動，與之有異曲同工的果效，以母語的記憶取向，恢復鄉土、語言、文字、文化等地位；母語意味著在地的共同乘載，以鄉土作為難以割捨的情懷，依託出對於鄉土的認同性和記憶，隱約著個人與鄉土之間的連結。

關鍵字：族群認同、母語文化、《妥拉》讀經、猶太宗教

## **Mother Tongue Culture of Ethnic Identity: Analysis based on Torah Reading**

Fan, Chun-Ming<sup>3</sup>、Lin, Chao-Chun<sup>4</sup>

---

<sup>1</sup> 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Email address: victor9675@yahoo.com.tw

<sup>2</sup> 復興國小教師。

<sup>3</sup>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address: victor9675@yahoo.com.tw

## Abstract

Ethnic identity is an individual's sense of belonging to an ethnic group through the factors such as language, ethnic group, culture, and history. To construct symbol of identity from the identity of ethnic group to build sense of unity for this group. Th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various policies, movements, etc. to revitalize endangered languages which the situation is especially worst for the native speakers. To develop the native language memory movement is definition of belonging as subjective identity.

This article takes "Mother Language Culture of Ethnic Identity" as the theme. To analyze the revival of languages such as the Hebrew and the Taiwanese.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Hebrew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Torah reading which being implemented in the State of Israel. It is still practiced in the Jewish-speaking areas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restore the Hebrew to be daily language of the Israelites as successful case to th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The Taiwanese writing and Taiwanese culture movements promoted by Dr. Wang Yu-de which has the same effect. With the memory orientation of mother tongue to restore the status of native land, language, writing, culture, etc. The mother tongue means the local common carriage with hometown as sentiment which is difficult to separate. There is a vagu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untryside to rely on the identity and memory of the hometown.

Keywords: Ethnic Identity, Mother Tongue Culture, Torah reading, Jewdaism

## 壹、前言

本文以「歷史分析法」為研究的方法論，在歷史的成因、時代的趨勢等元素作用之下，尋求個體對於族群的認同感升溫，透過諸多的要素，建構出個體與族群的身分歸屬；其中的族群語言，或是母語，作為個體和族群的共同記憶之一，隱約為常人的潛在性記憶，牽繫著常人與族群之間難以割捨的聯絡。

---

<sup>4</sup> The teacher of Fu-Xing elementary school.

全球的語言現況嚴重，約 10 天失去一種語言，如美洲有三分之一的語言、澳洲 90% 的原住民語言、俄語境內 50% 的語言、北美洲 80% 的語言等，瀕臨消殞的噩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臺灣列入母語消失的危險區域，以全球 90% 的語言流失概率推估，到此世紀之末，預估臺灣僅剩下華語在使用（張學謙，2018：53）。

本文以「族群認同的母語文化」作為主題，分析希伯來語的復興運動，作為臺語運動的借鏡；藉由《妥拉》讀經的推行，除了使希伯來語、《妥拉》等在以色列國實施，也在全球的猶太區域廣開希伯來語的課程，藉由宗教經典的讀經效應，使猶太語隨之散播在全球六大洲，皆可以找到社區和據點，猶太語暨《妥拉》教育，全球化延續到下一代的教育。

語言是知識和文化的載體，全球化時代的交流之下，多語言、多文化皆是未來的趨勢，相對地強勢語言、弱勢語言也隨之被區分而出，可能會面臨到馬太效應-強勢語言更強勢，弱勢語言更弱勢，甚至消蹤匿跡；強勢語言的壯大之下，母語的傳承、保護、培育等工作，已引起聯合國、全球等關注，呵護在地的特有傳統、文化、語言、文學等，是實現語言生存的平等權利。

## 貳、族群和語言的論述：母語和文白異讀

### 一、16 世紀之後的母語發展

宗教改革之際的印刷術、翻譯、母語等術語，相繼地傾巢而出，成為歐洲各國母語意識的強化根源（Anderson, 1991：37-46），影響著後世的文藝復興、工業革命、民主政治等運動，歐洲各國相繼地運用本身的母語，發展出各自的國民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s），藉由母語著述的文學，建構出國家、族群等母語的認同（Davie, 1997: 482）。

歐洲在 16 世紀之前，多是聚焦在古典文學、神學信仰等著作的翻譯，其中以《聖經》相關的翻譯居多，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日後對於《德語譯本》的翻譯最負盛名，將《拉丁語聖經》翻譯成德語-當時德意志區域所慣用的母語，使之淺顯易懂，易於平民百姓所誦讀；此舉對於日後的德國教會、神學、教義、文學、語言等面向，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其《德語譯本》亦是開創了現代德語發展的新興紀元（Erwin Fahlbusch, 2003: 244-250），間接地改變了文學、

語言、翻譯等未來的走向，強化了德語-母語的存在價值。

此外，尚有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和詩人)，用其母語-義大利文寫出《十日談》一書(Bartlett, Kenneth R., 1992: 43-44)，成為膾炙人口的世界級名著；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英國戲劇家和文學家)，用其母語-英文寫出 38 部戲劇、154 首行詩、2 首長敘事詩、其他詩歌選集等，如今已翻譯成多國語言的譯本(Craig, Leon Harold, 2003: 3)。

上述的歐洲作者和譯者，皆是以其母語書寫文學和戲劇，翻譯經典，使母語在世界的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要使母語獲得關注和地位上的肯定，文字的書寫和文學之養成，是不可忽略的基礎(王育德, 2000: 273)；藉由母語的文字書寫，雕塑其母語和族群之間的啟源、神話、傳奇、和共同之史學記憶，從而使母語藉由文字的書寫，在全球、國際、當地等，增加可見度和閱讀率，發光炙熱。

語言的文法、語音、詞彙等演化過程，顯示出區域、歷史、人文、社會背景等不同的變數(variety)(Crystal, 1992: 101)，如歐洲北部的瑞典、挪威、丹麥等國家，各自有其使用的 Scandinavian，是極為相近又可以互相被鄰國理解的日常用言；但是，為顯示出對於自身國家的認同，卻是堅持各自發音體系的差別，依其國家的名稱，稱呼其語言為「瑞典語」(Swedish)、「挪威語」(Norwegian)、「丹麥語」(Danish)(Crystal 1997: 286)，成為各國的特有母語。

瑞典人在芬蘭境內僅約總人口的 7%，瑞典語(母語)卻是可以和芬蘭語一樣，享有國家語言的官方地位，瑞典人在芬蘭的求學(從幼稚園到大學)，也可以無限地使用瑞典語溝通，在紐西蘭的毛利人(該國家的原住民族群)，僅佔全國人口的 10%，毛利語(母語)在 1987 年被指定為唯一的官方語言(張學謙, 2013: 71)。

16 世紀之後的國家主義興起，國家代表的文學、語言、文化等，隨之作為國家對外的表樣，有些母語的地位隨之躍昇，從家庭、村落、鄉野等用語的空間，提升到社區、官方、國際等場合；母語地位的提升，有多項要素的配合，是文化的溝通本能，延續其文化的核心，得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實踐，具有動態化、可變性、融合性等本能，多種語言的互動，會使語言有多樣化的發展，彼此之間的差異，可以看出歷史、空間等推移的衝擊。

## 二、文白異讀：臺語-華語的同字異音

臺灣在 1683 年到 1895 年之間，從民間底層逐步地建構出部落化的社群，其基礎在於使用日常的臺語，成為日後臺灣文學的雛形(陳其南，1994：92)；日後在國民黨統治的戒嚴時期，強力推行華語的講說，禁止臺語-母語的使用和交流，口說母語者皆要受罰，華語被官方認定為唯一的語言，成為官方的資源、地位、權勢等象徵，作為該區域語言的首段班(A-team)。官方對於語言的顛預政策，公開場合禁錮其他語言的口說，相對地被視為地方的眾方言-如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變成價值性微稀的末段班(B-team)(張學謙，2013：59-60)；母語的使用機會受阻，僅能在家中、或是私下使用，大大地限制母語流通的機會和學習。

臺灣在 1987 年宣布解嚴之後，從黨國體制，朝向民主化發展，以臺灣為主題的歷史、語言、文化、文字等運動，風起雲湧，尤其在推廣臺語等作為上，被視為本土化運動的最具代表(蔡芬芳，2008：110)；在 1980 年代之後，華語多已經完全取代母語在家庭之中的使用，這可以歸功於「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奏效，母語在公開場合被嚴禁使用，成為母語存續的最大警訊。畢竟會使用母語的第一現場，並非是在官方的教學機構，而是私人的家庭環境，學校、家庭、社區等對於母語的銜接斷裂，是導致母語流失的關鍵因素之一(張學謙，2013：63-64、71)，學校的母語教育，雖然是挽救的策略之一，也僅多能達到亡羊補牢的果效。

就華語和臺語的語音差異，華人多認為文言文的語音，是解說古文的教誨，即是朗讀經典的發音，兼具歷史、古典、傳統、尊貴等初始的印象；口語的日常用語，多為溝通、交際、生活等用途，較文言文的語音簡單、粗俗(王育德，2002B：118)，華人對於臺語的初步感受，可以歸納為：1、沒有太多語言性的感情交流；2、語音用字粗俗；3、詞彙通俗不雅(王育德，2000：273)；4、用語者的形象、素質、氣質有待加強。

同一詞彙的讀音，在朗讀、或是口說的不同，屬於文白異讀的現象，反映出歷史時間的層次不同(李如龍，2001：45)，文白異讀是語言學的常見現象之一，語音的差異會體現出歷史與現在的不同，造成語音讀法的差異；古文朗讀與日常用語，各自代表著不同的語音系統，綜合著諸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如移民、遷徙等(徐通鏞，1991：348-349)，是一種借字挪用的體系，各自並不具有親子相承的關係(楊秀芳，1982：4)，更不能區分為上對下、優與俗、高與低等差別的位階，因為各種語言皆有其相對的特點，不能以語言的語音差異，作為階級的區分量表。

### 三、單一語言化和語言解放

語言解放(language emancipation, 又可稱為語言生態 language ecology、語言權力 language right 等)意指透過政治的權力、語言的策略等,使被壓迫的語言獲得地位之提升,消除環境之中的統治(domination)(R. Phillipson, 2000: 40),訴求於所有的語言皆享有平等之權利,不因為語言的強勢、或是弱勢地位,而備受歧視。

常人對於語言的意識形態,反映出該語言的族群,對於其他族群語言的處理態度,引導出多元的意識形態,如:語言同化(linguistic assimilation)、語言多元論(linguistic pluralism)、語言本土化(language localization)、語言國際化(language internationalization)等;語言處理政策的不同,會導致多種語言之間的彼此殘殺、共存、消殞、互為支援、或是共同提升為官方語言等現象(Cobarrubias, 1983: 63-71),語言作為族群體現的前提之一,是強化個人與社群的聯絡。

族群之間的較量,多是以該族群的官方語言、母語等,做為衝突的第一線(Skutnabb-Kangas & Phillipson, 1994: 6-7),意識形態的巧妙性說服,可以透過語言、文化、思想等控制的手法(Skutnabb-Kangas, 2000: 294);一方面是強化語言作為族群的官方代表,另一方面,藉此延伸政治權力的控制。

在社群的區域之內,少數、弱勢等族群的存在,多被視為統一性、一致性的阻礙,難以維持社群的純正性,多數、優勢等族群多會採取政治權力:1、壓縮其他族群的生存空間(Bauman, 1999: 14):限制其後續的壯大,壓縮其特有的母語、文化、傳統等,使之被同化;2、或是協助其母語、文化、傳統等留存,尊重其特有性的存在,增進語言的多樣性。

單一政治體的理想化,多是採取「一種語言、一種族群、一個國家」的模式(Richard Bauman, 2003: 193),語言對於族群、國家等認同,是否具有催化性的作用,多是由其存在的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Fishman, 1999: 154; Ross, 1979: 4)、官方政策、家庭教育等決定;母語如同族群的代表,彼此共享著該族群的文化,同時又可以區分出其他族群的母語。

在所謂的「獨尊國語」政策之下,除了高捧官方語言的地位,另一方面是無形之中,削減其他族群的母語;官方語言和非官方語言,隱性地被區分為:1、國家和地方;2、高等和低等;3、現代和落後;4、都會和鄉野(廖炳惠, 1994:

262)；5、文化和低俗；6、官方和私人等，隱約地烙印在常人的潛在心理之中，自然地以國語作為官方的唯一表達，母語僅是被列在國語之後的最末考慮，甚至是漠視其存在的空間。

過於強調唯我獨尊的單一化語言，容易排除其他語言的存在空間，無意中產生語言的特殊族群；同時地也自我設限(Bhabha, Homi K, 1990: 17)，阻礙與其他族群的交流和對話。

在族群主義的思維統治之下，其他族群的存在，相對地成為族群擴張的隱憂和潛在性威脅，藉由政策、官方等力量，力求族群的一致、恆久、不變等特性，是不難被理解；特別在母語的推廣上，會訴求該族群的母語勢力極大化，或是防備其他族群語言的侵犯。

族群母語的消殞，與族群認同的喪失，二者並不能完全地畫上等號(施正鋒，1998: 55; Edwards, 1985: 48; Lu, 1988: 99)，因為族群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的認同因素眾多，即使母語會消蹤匿跡，其他的客觀因素，如歷史、血緣、膚色、宗教、風俗、傳統等因子尚存，仍然可以維持其族群意識的認同(史明，1992: 4；施正鋒，1998: 52)；以色列的猶太宗教、《妥拉》讀經等，就是最好的說明案例之一，歷經過動亂、亡國、遷徙和流盪，已經不以原先、共同的母語-猶太語，作為族群認同的唯一特徵，卻是以《妥拉》作為集體的公約數，表現出其族群的一統性象徵，其地位早已超越族群的母語(王育德，2002A: 108)。

族群有諸多的面向，服飾、傳統、節期、舞蹈、音樂等，都是其表顯的方式，族群身份只是多種身份的一種，尚有許多其他的身份，構成現今所謂的認同；從此論點而延伸，將不會以語言的不同，作為族群歸屬的標準，也不會視其他族群的母語為威脅，會尊重族群的母語存在(蔡芬芳，2008: 118)

族群認同的建構，並非完全來自於彼此之間母語、文化、歷史、膚色等差異，是族群內部與外部的彼此互動而生發，有客觀與主觀等要素的存在，凸顯其族群的特色，作為自我歸屬的認定(Fredrik Barth, 1969: 15)。

## 參、族群與認同：《妥拉》的經典效用

經典一向被視為傳統宗教的神諭啟示，也可以被視為民族歷史的教學文本之一，經典藉由啟示以陳述其教義，啟示需要經典以堅定其實踐，但是，啟示永遠

無法取代經典的神聖性地位，卻是可以用來加強經典的教育性功能；啟示若是以經典作為內在性，經典則是可以藉此發揮出其絕對性(丁仁傑，2009：348-378)，亦即是透過經典，可以重新激發出傳統性的光榮再現，特別是針對規範性的論述與認同性之歸屬；以此可以做為在異域之中，同質性社群的認定，成就其超越性與攏聚性的族群認同。

《舊約聖經》記載猶太人多次從被擄之地-巴比倫帝國(Babylon, BC. 1894-AD. 100)，歸回到猶太地，重建第二聖殿、城牆、恢復祭司事奉的條例等，在此期間更是召喚出猶太族群的團體意識，藉著回溯古猶太「維持界限」的區隔，以維護其血統的純正性(Hung-Chuan Lai, 2015: 44)；恢復經典古文的誦讀實行，可以重新教育新一代的猶太人，回復其傳統的歷史、語言、經典、古文、文化等，使其流傳的文字，可以代代相傳，不至於失傳，也可以作為族群認同的標誌。

## 一、認同與族群的觀念界定

認同是一想像的歸屬感之訴求(John Tomlinson, 1994: 235)；對於認同，可以劃分為：1、著重對於群體的認同；2、強調個體對於其所屬的宗教、傳統、文化、教育等認同。使個體與群體達到認同一致的歷程，是一主觀性追求歸屬感的過程；認同可以被視為群體認定的標準，使個體被認定為群體的一員(湯昌文，2002：23)。

認同又可以被視為「原始情感」的抒發，有可能是同一文化、宗教、傳統、語言、國族等，做為共同的遵循點，形成一族群團體；認同包含個人的情感、現實的需要、共同的利益、義務的履行等，亦有道德的連結性因素，對於同一社群具有強制的約束力(李宜蓁，1993：3)。

認同也說出個體經過長期的學習，而具有的特殊情感，和所屬的集體意識，處於相互同意、或是增強的狀態，因而產生特定性的認同(瞿海源和王振寰，2003：216)；因為個體的認知與群體之意識，而擁有共同的起源、或是共享的特質，根植在個體深層的心理架構之中。

族群指明一群擁有共同的宗教、傳統、祖源、文化、語言等因素，自認為、或是被其他群體認為，構成一獨特社群的群體(王甫昌，2003：10)；由某些共同特性組成的群體，是一特殊的人群分類，與其它的族群進行區分。族群分類的方

式並非是一成不變，族群的特質常是因為自我、或是外人所界定，而被用以證明族群的獨特性(瞿海源和王振寰，2003：216-219)。

有的族群會得到其他族群之認可，在主觀上，認定對方是否構成一族群團體的社會過程，即是族群意識(張茂桂，1993：53-100)；族群通常是透過：1、共同的客觀體質、特徵、與情感之聯繫；2、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3、共同的祖源記憶；4、族群間共同的回憶(王明珂，1997：12)；5、血緣的關係；6、宗教的信仰；7、歷史的情節；8、傳統的習俗；9、文化的特性；10、教育的方式等，以維持個體在族群之中的互動。

社群之中的個體，可能散居在異地之中，但是，因為認同意識的緣故，彼此存在著類似的宗教、傳統、文化、價值觀、教育方式等，成為個體群在異域之中的聯結因素；在今日多元文化的衝擊之下，傳統的文化價值，很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衝擊，認同的過程之中，有可能會產生蛻變，趨向於流動、或是多元融合的狀態，個體對於所謂的傳統、固定、不變、永久等認同，可能會趨於多層面、被重組、多元而非單一性等認同。

## 二、族群認同的面向

族群認同指明個體對於某一族群的歸屬感，由此族群所屬的身分，而產生的思維、知覺、感情、行為等，以區分出我群和他群，做為與諸群體互動的標準，有意識地予以分類，構建出對於族群所產生的一體感(楊國樞和葉啟政，1991：127、399)；是個體根據自我客觀的宗教、傳統、文化、教育等特徵，做出族群身分的認定抉擇(彭蔚榕，2006：18)。

由於血緣的關係、族裔的身分、宗教的信仰、教育的方式等特質，而對於特定的族群，產生的共同感，如猶太人在千年的流離之中，靠著族群、宗教、傳統、文化、語言、教育、經典等認同感，維繫其共同體的存在(江宜樺，1998：15)；在歷經其亡國、離散、復國等歷史的過程之後，仍然可以快速地恢復其語言、經典等教育的體制，其中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即是經典古文-《妥拉》的讀經教育。

族群認同亦是指由多族群所組成的國家，強調沒有一種文化比其他文化居於領導、統治、正式、官方、主導等地位(朱柔若，2008：114)；在族群認同的論述之中，多是以訴求族群傳統的回歸為宗旨，促使族群傳統的再現。在此傳統的建

構之下，個體的身分相對地具有強烈之認同感，認知到族群的延續面臨危機而產生使命感，意圖再現社群既有的傳承性秩序，有助於傳統倫理的重生(丁仁傑，2009：383)，激發出在現代社會中的存在感；所以，猶太人會極其重視《妥拉》的讀經教育，不使千年傳統的實行，因著現代化的侵襲而消跡匿蹤。

族群認同的模式，可以分為：1、壟斷模式：透過其傳統管道的壟斷，創造出特有的權力模式，屬於獨佔、寡占、壟斷等權威；2、後設中心模式：宣告自我位居於某一層次的中心位置，作為族群認同的新興模式；3、社群再建構模式：肯定傳統的價值，再現傳統符號展演的模式(丁仁傑，2009：1-5、76)，作為傳統再度活化的現世模式；4、經典中心模式：以經典做為普世認同的工具，建構其社群的認同，以跨越區域、教派、宗族、國族等區別，具有普世化、國際化、全球化等現象，如同猶太人在以色列國、全球的猶太語區域等地，極力地推行的《妥拉》讀經教育。

如同華人出生在華語的社群之下，建構其認同的基礎，成員之間彼此共享著同一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集體記憶等，從而形成對此共同體的歸屬感；以讀經教育為例，誦讀《四書》、《五經》、《千字文》等經典的著作，認同華人先祖的思想，體認著作為華人的族群認同，以讀經教育作為活化的模式，建構其華人社群的認同。

### 三、《妥拉》讀經作為族群認同的恢復

神的律法書(希伯來語：「תורת משה」，英語：Torat Moshe, Moses' Torah，摩西的妥拉)，在《舊約聖經》-以斯拉、尼希米等時代，猶太人已經將《妥拉》編為經典，提供予猶太人誦讀，《妥拉》隱約地成為猶太教及猶太人的基礎教育(黃陵渝，2002：41)。

《妥拉》作為猶太教的教育核心，包括從〈創世紀(Genesis)〉開始，一直到《塔納赫》<sup>5</sup>結尾的全部內容，其字面的意思為引導、教導、指引等意涵，指導

---

<sup>5</sup> 希伯來文之中，與「妥拉」有關的字義，如正中靶心，所以，正中紅心也叫作「妥拉」；希伯來語：תנ"ך，英文語譯為 Tanakh，是猶太教正統的《希伯來聖經》，即是基督教所謂的《舊約聖經》，由《妥拉》、《先知書》、《文集》(聖錄，即小先知書)所組成。基督教多將《妥拉》稱為《律法書》，但是就猶太教、字面的意思而言，《妥拉》並無「摩西的律法」的意涵存在，《妥拉》重

猶太人的生活，猶太教的教義、律法、規定等，皆是被涵蓋到《妥拉》之中；拉比(希伯來語：רַבִּי, 英語：Rabbi, 在猶太人之中精通《塔納赫》、《塔木德》等精神的教師、導師之階層)，認為《妥拉》之中所有的教義(包括書面和口語)，是由耶和華神祇透過先知摩西，在西奈山和會幕之中所傳授，口語的《妥拉》包含各個時期之中，猶太教祭司對於內容的詮釋，這些詮釋目前是記載於《塔木德》和《米德拉什》之中(Berlin, Adele, 2004: 3-7)。

亞述帝國(Neo-Assyrian Empire, BC. 934-BC. 609)約在西元前 722 年征服以色列國，並且俘虜多數的以色列人，南方的猶大國則是獨自保存著猶太教和其傳統，巴比倫帝國約於西元前 606 年消滅亞述帝國之後，在西元前 586 年，巴比倫帝國攻陷猶大國的首都耶路撒冷，毀壞聖殿，將部分的猶太人擄到巴比倫帝國；巴比倫帝國於西元前 538 年被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共同國王-居魯士一世(Cyrus I, 約 BC. 600- BC. 530, 《舊約聖經》翻譯為古列)所滅，居魯士二世(Cyrus II, 約 BC. 576- BC. 530, 居魯士一世的孫子)於西元前 537 年下令詔書，准許猶太人可以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家園，修造第二聖殿(馬克堯, 2004: 54-55)。

據〈以斯拉記 9:1-4〉所記載，經學家以斯拉(Ezra, 舊約時代的猶太經學家)回到耶路撒冷之後，部分的猶太人首領已經迎娶非猶大裔之女子為妻，她們無法被證實為猶太人的正統後裔(Tamara Cohn Eskenaz, 2003: 6-17)；據〈以斯拉記 9:10-12〉和〈尼希米記 13:1-3〉的記載顯示，被認為是非猶太裔者，是需要被逐出於猶太的社群之外(Saul M. Olyan, 2004: 2)。

猶太人以高舉其血統、家譜等作為傳承的標誌，作為群體的認同記號，猶太人自我團體的意識認同，使猶太語、猶太教、《妥拉》、讀經教育等，作為與其他族群的差異標誌，把猶太人的血統傳承，縮窄到《妥拉》的家譜，將《妥拉》作為猶太人之「神選族裔」的認定判例，否定其他族群跨越界限的可能；並請申明恪守《妥拉》的律例、與耶和華神祇的立約、禁止與異族的通婚等，作為猶太宗族認定的標記(Hung-Chuan Lai, 2015: 44)。

被擄至巴比倫帝國而歸回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對於原先的祖國律例、宗教、經典等，幾近呈現陌生的狀態，在恢復祖國光榮的號召之下，以斯拉和尼希米

---

在於講述耶和華神祇的教導、吩咐、法規、律定等；以《妥拉》的概念而論，家庭是學習神律令的場所和群體(陳衿妮, 2022)。

(Nehemiah, 從波斯帝國歸回的首領之一)召聚猶太人群, 接受律法師的經文教導和讀經教育, 使他們藉著律例、典章、經文等, 被重新構成; 此重新構成的手續, 包括: 1、區分猶太裔與非猶太裔的界線; 2、訂定新的契約; 3、為重建的城牆行告成之禮; 4、潔淨百姓, 除去與非猶太裔的婚娶等(Witness Lee, 1995: 1-178)。

猶太人以其共同之: 1、祖先的神話; 2、歷史的記憶; 3、「領土」的聯結; 4、宗教的經典; 5、血緣的脈絡; 6、傳統的習俗; 7、文化的規範; 8、讀經的教育等, 作為宗族的集體記憶, 以《妥拉》作為族群認定的經典, 形成對於猶太宗族的共同歸屬感, 以維繫猶太宗族共同體的存在; 經典作為宗教獨一性與宗族排他性的連繫要素, 使宗教與宗族透過經典而展開結合, 宗教與讀經教育的彼此支援, 並且由內向外地擴展, 經典作為宗教訴求與政治立場的表達工具, 此結合的過程, 亦是改變經典在宗教面向的面貌, 成為猶太人讀經教育的標準文本。

猶太教以其特有的經典、儀式、節期等特性, 對於宗族產生動員和號召, 藉以聯合其宗族的意識; 為了適應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宗教的神聖性會面臨挑戰, 由出世轉為入世, 由追求永恆的來世, 轉而面對俗世的社會, 如何在神聖與世俗之中取得平衡, 正是猶太人持續引用《妥拉》的讀經教育, 作為存續與發展的關鍵。

猶太人的回歸、重建、復國主義等運動, 從上一世紀初開始, 即已經盛行在猶太語區域之中, 極力地重建屬於猶太人的光榮傳統; 從《舊約聖經》描述的猶太人之回歸運動而言, 藉由隔絕非猶太者, 以保持單一宗族的純潔。

## 參、猶太教的母語運動：妥拉讀經之列舉

### 一、重建聖殿的時代

舊約時代歸回的猶太人, 在其宗教、文字、語言等層面, 急遽地重新找回與以色列神祇—耶和華的獨特關係(Charles E. Carter, 1996: 96);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等經書, 呈現出在處理信仰潔淨上的說明, 重建猶太人的宗教共識; 藉著《妥拉》作為讀經的文本, 推行「分別為聖」的群體性意識, 以神聖與世俗的建構界限作為描述(Saul M. Olyan, 2004: 12-13); 猶太經學家在當時向猶太人發令, 從異族人(非猶太族裔)之中分別出來, 以保持其宗族的獨特性和信仰之界限(Leslie C. Allen, 2003: 80)。

當時被擄歸回的猶太人，對比在耶路撒冷的其他外族人群而言，猶太人所佔的人口比例是極為少數(Charles E. Carter, 1996: 98)，為了維繫猶太裔人口的比列、重建猶太宗族的獨特性、恢復在該地區的號召力等，憑藉經典的超越性和神聖性，作為連繫的工具，以《妥拉》回溯其血緣的關係聯絡，重新建立猶太宗族的界限維持，作為維繫猶太宗族意識的重要法則。

猶太人面臨遷徙、歸回、重建等過程，即使回到先祖的家鄉，能凝聚其民族的向心力者，是藉著宗教的經典-《妥拉》；猶太經學家以文字、口述、誦讀等教育的方式，試圖喚醒猶太人對於《妥拉》的回應，藉此以維繫其宗族的血統、宗教、社群等關係，並且恢復猶太教在居住地的重現。

## 二、猶太教各教派對於《妥拉》讀經的看法比較

猶太人與猶太教並非是等號，並非所有的猶太人皆是加入、信奉、遵行猶太教之習俗與傳統，也有不少猶太人自稱是無神論者、不知道神祉是否存在、或是無任何的宗教信仰等(Rich Robinson, 2013: 16)；隨著時代的演進和歷史之變遷，猶太教的各教派開枝散葉，已經與原初的基本教義派產生分歧，對於《妥拉》及其讀經教育的看重程度，亦是隨著各教派的詮釋，而有不同的看法，茲將各教派的比較分列如下表：

	正統派猶太教	保守派猶太教	改革派猶太教
歷史	遠溯至猶太教的法典時期(西元前 2-5 世紀)，注重傳統，嚴格遵行《妥拉》，極其推崇讀經	在美國發起的運動，發源自 19 世紀的德國，不贊同改革派猶太教的實行，採取較溫和的方式	18 世紀末期，德裔猶太人發起，試圖將猶太教予以現代化，以防止德裔猶太人被同化，強調道德以及先知們的戒律
其他稱號	傳統、《妥拉》猶太教	歷史猶太教	自由、或是前進猶太教
對於《妥	《妥拉》是真理，口傳和書寫的《妥	《妥拉》和其他經卷是神祉的話，也是常人的	《聖經》出自常人的手筆和思想，保存民族的

拉》的 看法	拉》皆來自於神 祉，《妥拉》的地 位，較《舊約聖經》 中其他經卷的地 位高	話和臨時之靈感，認為 啟示是一連續性的過程 所累積	歷史、文化、傳奇、盼 望、文字等敘述，引申 倫理中的道德常識，認 為啟示是一連續性的過 程所累積
對於 猶太 律法 的看 法	律法是猶太教的 中心，生活有規律 及意義的權威，需 要全心遵守	時代趨勢是無可避免， 道德是需要，個別之規 條則是相對性的需要	法律是機動性的宗教規 條，但是要能適應時代 的演變，需要刪除不合 時代潮流的習俗、傳統 和文化

表 3：1-猶太教各教派的比較表(Rich Robinson, 2013: 16-17)

並非所有的猶太人皆認為《舊約聖經》是神祉所啟示的，只是將其經典古文當作猶太人傳統、歷史的一部分，只有《妥拉》、《塔木德》等，被正統派猶太教視為具有神聖的權威性，其餘的派別認為需要透過拉比之詮釋，可以建構猶太教的倫理與道德生活，並非具有神聖性的權威(Rich Robinson, 2013: 18)。

### 三、《妥拉》讀經在北美洲的推動

Samuel Rucker(1864-1936，創立 Die Yiddishe Velt 與 Yiddishe Tegliche Press，主張猶太宗族的復國主義，在北美洲推動猶太區域在北美洲的重新出現)( Ira Robinson, 2008: 223-234)，以著作、出版、辦報等方式，試圖以文字工作，影響美國裔的猶太人、或是從外地移居到北美洲的猶太人，能夠回響幼時曾經受過的《妥拉》讀經教育；他嘗試將北美猶太語社群所使用的文字，推廣到全球各地之猶太語社群，都可以通用的主流用語之一，強調對於《妥拉》讀經教育的學習，並且發揚光大，儘可能地減少猶太教眾教派的爭議、協調彼此之間的不同、《妥拉》的讀經教育能持續在北美猶太社群推行等。在北美民族「大熔爐」的環境及其影響之下，Samuel Rucker 不刻意去抵制現代化、世俗化、西方文明等影響，反而是憑藉《妥拉》讀經教育，喚醒美裔猶太人對於傳統經典的認知，一方面可以提升猶太教的讀經教育之本質，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猶太人對於「神迷」、

「虛構無稽之事」等迷信的好奇(Engler, Steven & Gregory P. Grieve. Ed, 2005: 291-294), 恢復對於傳統的經典-《妥拉》讀經教育之看重, 並且予以科學化的辯證精神, 看待傳統的經典, 特別是在現今西方文化的環伺之下, 可以強化猶太教的現代化特色。

「回歸傳統, 做為指導行為和重建社群界線的依據」-集體的心理需求浮現之際, 便產生出「重現啟示以恢復經典」的操作模式; 透過經典的重新詮釋-讀經教育的實行, 將經典活化在當前的時空環境之下, 並且由此產生出具有普世性的讀經行動, 包括: 1、與現代化抗衡; 2、恪守經典的絕對性; 3、道德上的保守主義; 4、堅守己社群與他社群等界線(丁仁傑, 2007: 4-5、35), 透過《妥拉》的讀經教育, 將傳統的經典重新地激發起來, 成為猶太人的引導方針, 並且與不同族群相隔的依據。

宗教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 面對著世俗化與神聖性兩相的較量之後, 取得平衡的發展, Samuel Rucker 同樣地以經典-《妥拉》, 作為恢復猶太教神聖性的讀經工具, 相較於以斯拉、尼希米的《舊約》時代, 猶太教傳統在當代北美之中的復興推動, 可以分析為: 1、不如《舊約》時代的氣勢; 2、經學家在現今猶太人之中逐漸地失勢; 3、猶太人對於《妥拉》-讀經教育, 不如在《舊約》時期的看重; 4、《妥拉》-讀經教育因為現代化的影響, 可能失去其權威性的地位; 5、宗教傳統可能逐漸地失去影響力; 6、網絡資訊的無遠弗屆等影響, 使得《妥拉》讀經教育的推動, 並不如預期的想像。

所謂「維持界限」的宗教族群之差異, 在全球化的時代之下, 恐怕難以經典文本作為區隔的劃分, 也難以達到宗教族群的完全獨立與自主; 但是, 若是以「回到經典」、「回到文本」、「惟獨經典」等讀經教育的方式, 仍然不失為文化復興運動的最適工具, 也是強調藉著經典-讀經教育, 以回應世俗化、現代化等影響。

#### 四、小結

對於身處《舊約》的時代, 被擄歸回的猶太人而言, 要重新定位猶太宗族自我的身份和維持對於自身宗教之認同, 建立傳統特定的信仰規範, 將非猶太族群排除在外; 猶太社群在外族環伺、充斥的生存空間之下, 要恢復古時的宗族光榮,

也就必須在族群方面努力地求生存(J. David Pleins, 2000: 189-191),特別是藉著回到宗教經典《妥拉》-讀經教育,作為恢復傳統-母語的最適文本。

當世俗化的現象漸漸地深入到宗教之層面,世俗化的潮流,一方面是促進宗教對於現代文化而有調適的發展,相對於現代化的影響,可能喪失對於傳統的絕對性堅持;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此帶來信眾對於宗教信仰的冷淡與衰退,導致宗教形式的外在保留,或是原旨精神的價值喪失。

世俗化並非是神聖化,經典要能適應外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發展的適應趨勢,從而使經典能在內在、外在等環境的改變之下,盡可能地與正統性、神聖性等,維持弔詭的牽連;對於猶太宗族移民至北美的區域而言,要轉移其面對世界、社會、現實、自我生存等特點,尋求《妥拉》-讀經教育的生存張力,與因應融入社群的改變。

## 肆、結論

### 一、猶太族群的認同

以族群母語、《妥拉》讀經等,做為回歸傳統的訴求:1、作為「我」和「非我」的區分:以讀經教育的延續性、再生性、擴展性等,作為集體性的生存認知,用以達到傳統、宗教、經典等,在當代社會之中的自我實現,達到回歸經典的類似效應。

2、族群內部產生的集體符號:做為跨區域的身分認同,藉此以產生共鳴性與號召性,作為全球性的一致壟斷,貫穿於不同的血緣、宗族、國家、語言等重疊性之認同,《妥拉》讀經教育的認同範疇,相對地在程度上,能調動本土性的資源,以推廣到全球性的應用。

3、超越區域與文化的界限:造就《妥拉》讀經運動在全球的叢生,固然是以傳統宗教、經典古文、讀經教育等,作為旗幟的號令,卻是能在新興的生活地、或是傳統宗教的區域之中,找出跨越性的信眾與因素。

4、教主的權威性低:克里斯瑪(Charisma)的影響因素漸漸遞減,信眾之間的階級更為平等,藉由普遍性的讀經教育,可以達到教育普及的作用。

5、經典性的啟示:在全球各地的猶太與區域之中,可以彈性地流通,並且

成為主流的論述，讀經教育作為全球性的廣泛連絡主因。

6、跨越教派式的組織：以猶太語的廣泛領域作為主體，將《妥拉》讀經教育簡單化和單一化的層級與操作，達到簡明、易懂、易上手、易實行、易接受等調整，相對地容易成就讀經教育的全球化面向。

## 二、《妥拉》讀經：全球化的母語復興運動

經典主義者，多是主張傳統經典之中的字句是無誤、天啟、神聖等特性，進而以此要求信眾恪嚴遵守聖典和律例；以回歸傳統作為訴求，其共通的特質，大略為：1、對於經典字句的充分信賴；2、憑藉經典作為身分認同的標準；3、經由經典的身分以設定界線；4、區別出「己團體」和「他團體」(于仁傑，2007：5-6)；5、對於其他不同宗教的排外性；6、與世俗的不相容性；7、神話性質的表述與故事語述等。

神聖與世俗的差異發展，可以在猶太人的「維持界限」特性之中，看出端倪，〈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之中，最顯著的特點，即是以經典作為敘事的描述和法令之伸張，將非猶太裔的人群等，排除於猶太信仰社群之外(Saul M. Olyan, 2004: 2)；宗教或宗族的獨特特徵，即是透過世代累積的宗教社會化作用、讀經教育、習俗傳承等，遺傳到下一代，逐漸形成「維持界限」的單一宗教、族群等特色(Norman Goodman, 1996: 14)。

以《妥拉》讀經而間接提升猶太語在全球的關注，如同提升母語的尊榮願景，可以借鏡於：1、幫助學童對於母語產生光榮感；2、消弭社會對於母語的汙名化；3、提升母語的聲望；4、增加母語的使用場合；5、推廣母語的課程學習(Peter Trudgill, 1984: 166)；6、從幼稚園啟始的雙語教育(曹逢甫，1997：126-127)；7、廣設母語的證照、文學獎、論壇、研討會等獎金制度。

「維持界限」可以被理解為對於文化、背景、宗教、血緣、種族、語言等相異的群體，顯示出其對於排除外族的心理作用，而親近其文化、教育、經典、背景等，與之相似的社群(Anthony Giddens, 1997: 28)，這亦是反映出常人之中，不同社群之間的相互競爭、排擠、結盟等方式，在宗教、母語、文化、教育等層面之上，亦是可見其蹤跡。

母語世俗化不是使母語走向滅亡、破壞、消滅等，而是面對新興化的社會，

賦予其求生力量的產生，從當代時期的內在需要、現代化影響、本身的存在背景等，都賦予經典在新興的時空環境之下，持續執行其終極的關切；只是傳統與習俗要能完全地恢復，則多少可能會受到波折與折扣，但是母語的復興運動，從下一代的積極培育、明瞭簡單、容易實行等調適，仍是恢復其母語的最適承載。

## 參考文獻

### 壹、中文部分(照作者英文字母、姓氏筆劃排列)

Anthony Giddens 著，張家銘等譯，《社會學》(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

Rich Robinson 著，林成蔭譯，〈猶太教與猶太人〉，《大使者》，102(2013.2)，頁 16-21。

Norman Goodman 著，盧嵐蘭譯，《社會學導論》(臺北：桂冠出版公司，1996)。

Tamara Cohn Eskenaz 著，周宏毅譯，《婦女聖經註釋-舊約》(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2003)。

Tomlinson, John 著，馮建三譯，《文化帝國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4)。

丁仁傑，〈在啟示中看見經典：以一貫道的經典運用為例與原教旨主義概念相對話〉，《臺灣社會學》，14(2007)，頁 1-49。

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臺北：聯經文化圖書公司，2009)。

王甫昌，《當代臺灣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文化圖書公司，2003)。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臺語入門》(臺北：前衛文化圖書公司，2000)。

王育德著，陳恆嘉譯，《臺灣語常用語彙》(臺北：前衛圖書文化公司，2002A)。

王育德著，何欣泰譯，《閩音系研究》(臺北：前衛文化圖書公司，2002B)。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

史明，《民族形成與臺灣民族》(東京：Taiwanese Cultural Grasroots Association，1992)。

- 江依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臺北：揚智文化出版公司，1998)。
- 李如龍，《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 李宜蓁，「日月神教重出江湖-邵族災後重建與族群認同的相互辯證」(臺北：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 卓遵宏與周琇環訪問，《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新北：國史館，2010)。
- 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前衛文化圖書公司，1998)。
- 范俊銘，「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以地方召會在臺灣及東南亞開展為探討」(臺北：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 范俊銘，〈基督教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以教會學校發展為啟思〉，《中國基督教研究》，8(2017)，頁 114-124。
- 范俊銘，〈宗教神聖性與國族世俗性：以地方召會的本土神學全球化現象為分析〉，《神學與文化》(本論著已被接受出版)，2017，頁 1-17。
-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6)。
- 馬克堯，《西方文明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張茂桂等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公司，1993)。
- 張學謙，〈臺灣語言政策變遷分析：語言人權的觀點〉，《臺東大學人文學報》，3：1(2013)，頁 45-82。
- 張學謙，〈聯合國追求語言多樣性與語言人權對台灣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啟示〉，《新世紀智庫論壇》，84(2018.12)，頁 53-61。
- 曹逢甫，《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臺北：文鶴文化圖書公司，1997)。
-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圖書公司，1994)。
- 陳衿妮，〈《妥拉》中的家庭教育(上)-神的百姓都怎麼教小孩？《妥拉》是猶太人重要的「教育基礎」〉，《基督教今日報》，2022.6.28。
- 參考網站：基督教今日報，網址：<https://cdn-news.org/>。上網日期：2024.4.17。
- 彭蔚榕，「原客通婚的族群邊界與位階：地域、世代的分析比較」(花蓮：東華

- 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湯昌文，「客家母語教學中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之研究」(花蓮：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黃陵淪，〈猶太教典籍-《塔木德》〉，《世界宗教文化》，4(2002)，頁 41-42。
- 黃懷秋，〈經典·詮釋：有關基督宗教聖經詮釋的一些問題〉，《真理大學人文學報》，7(2009)，頁 184-197。
- 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6)。
- 楊國樞&葉啟政編，《臺灣的社會問題》(臺北：巨流文化圖書公司，1991)。
- 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文化圖書公司，1994)。
-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李常受弟兄紀念專輯》(臺北：臺灣福音書房，1997)。
- 臺灣福音書房編輯，《臺灣福音書房六十年 豐滿走過一甲子》(臺北：臺灣福音書房，2010)。
- 蔡芬芳，〈語言與國族認同〉，《新世紀智庫論壇》，42(2008.6)，頁 110-121。
- 瞿海源&王振寰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臺北：巨流文化圖書公司，2003)。

## 貳、英文部分(照作者英文字母排列)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New York: Verso, 1991).
- Bartlett, Kenneth R.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Paperback* (Toronto: D.C. Heath and Company, 1992).
- Bauman Zygmunt. *Culture as Praxis* (Sage, 1999).
- Berlin, Adele; Brettler, Marc Zvi & Fishbane Michael. *The Jewish Study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habha, Homi K. *Nation and Nar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Charles E. Carter, Charles Edward Carter, & Carol L. Meyers. *Community, Identity, and Ideolog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to the Hebrew Bible*. (Michigan: Eisenbrauns, 1996).
- Cobarrubias J., & Fishman J. A, (Eds.) *Progress in languag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erlin: Mouton, 1983).
- Craig, Leon Harold, *Of Philosophers and King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 Shakespeare's Macbeth and King Lear*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rystal, David.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1992).
- Edwards, John.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 (NY: Basil Blackwell, 1985).
- Engler, Steven & Gregory P. Grieve (Eds.). *Historicizing Tradition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5).
- Erwin Fahlbusch and so on, *The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ity Vol.1* (Grand Rapids, 2003).
- Fan, Chun-Ming.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Terrorism's Caus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Aum Shinrikyo as Case Stud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2016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2016), pp. 124-134.
- Fishman, Joshua,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Paperback*. (Little Brown & Co, 1969.1).
-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ngressional Record*. US: Washington. 160: 24(2014).
- Howard Giles & Saint-Jacques Bernard. (Eds.). *Language and Ethnic Relations*. (NY: Pergamon Press, 1979).
- Hung-Chuan Lai. Processes of Judean Identity Formation in Ezra- Nehemiah: A Social-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Taiwan Journal of Theology*, 39(2015), pp. 1-44.
- Ira Robinson. *Translating a Tradition: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Brigh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08).
- J. David Pleins. *The social visions of the Hebrew Bible: 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0).
- Leslie C. Allen & Timothy S. Laniak.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Peabody: Hendrickson, 2003).
- Lu, Li-Jung. *A Study of Language Attitudes,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aiwan*. (New Taipei: The Thesis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of Fu-Jen University, 1988).
- Peter Trudgill (Eds.). *Applied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4).
- R. Phillipson (Eds.). *Rights to language: equity, power, and education*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0).

Richard Bauman & Charles L. Briggs. *Voices of Modernity: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7).

Saul M. Olyan. Purity Ideology in Ezra-Nehemiah as a Tool to Reconstitute the Communit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35: 1(2004), pp. 1-16.

Skutnabb-Kangas T., Phillipson, and M. Rannut, (Eds.).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Overcoming Linguistic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84).

Witness Lee. *The Life Study of of 1 & 2 Chronicles, Ezra, Nehemiah, and Esther*. (Ana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1995).

Chit-ê lūn-būn kan-tan hān-tiān tī Ông lok-tek gián-thó-hōe sú-iōng.  
本論文僅限在王育德研討會使用，未經作者同意不得外傳。